

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

杨松年

(一)

四十年代开始，新中国剧团南来新加坡演出，是新华剧坛的另一件大事。1939年4月初，新加坡业余话剧社被令解散，使到剧运遭受一定的打击。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马来亚实施战时法令，各地筹赈运动受到限制，戏剧活动也不例外。这一切，造成戏剧演出活动有下垂之势。而中国的抗战，拖延了两、三年，整个国际形势又对中国不利，人们对抗战的前途渐渐感到悲观与彷徨。这种情绪，也有碍于剧运的发展。因此，也就显得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演出的特殊意义了。

其实，新中国剧团是团里的成员到新加坡之后，才组织的。而且，团名也不是新中国剧团，而是“中国救亡剧团”。团中有些成员，早在1939年9月就已来到新加坡。如王莹、柯刚、姜韵笙、秦小竹等人，是在1939年9月30日

由越南到来的。其他的成员，如赵洵、张惠通、萧子英、郑明、丁狄、陆知微、苏茵、金子辉、冯永烙、费君、于原、奇卓、方青、章溢、丁克、沈克、金国彬等人则在1939年年底才抵达。

在南来新加坡之前，这些团员曾经在中国抗战地区，进行抗战的宣传演出活动；之后又曾在越南、香港演出，深获好评。一鸣在介绍王莹的一篇文章中就如是报道：

“七七芦沟桥的炮声，轰破了许多青年男女的迷梦。王女士也就在那时候结束她的电影生活，投到大时代的烘炉，参加神圣的救亡工作。她和电影戏剧界颇有名气的金山，组织了一个救亡剧团，从八一三战发生后的一星期起，就从上海出发到战地去干救亡的宣传工作。

谁都知道戏剧是最有力的宣传工具。她和她的同志们，凭着她的演戏天才，和一副苦干的精神。在二十个月时间，千万的征程中，她们走遍了南北战区，经过八个省份，许多战区民众受了她们的宣传，而把所有的力量献给国家。许多前线的士兵，受了她们的激励，而更英勇地作战。而她们在炮火下生活了这许久的日子。艰苦的工作，锻炼成她们铁般的意志，她们站在戏剧的岗位，在抗战中建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最近她和他们——中国救亡剧团，带着鲜明的旗帜，从烽火中的祖国，跑到越南，在越南轰轰烈烈的义演了两个月。……现在，这位时代女儿，中国救亡剧团副团长王莹小姐，已和她的几位同志——中救团的秘书陆知微，女团员秦小竹，姜韵笙、柯刚等来到新加坡。”⁽¹⁾

赵洵，新中国剧团中的一位导演及杰出演员，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曾说：

“我们——一行十四人——（救亡演剧第地队）于8月20日暂别上海，浩浩荡荡开向内地去，经过了江、皖、豫、湘、粤、桂等七个省份，计时二十个月。去年，复暂别祖国，来至海外工作。”⁽²⁾

这些团员抵达新加坡之后，才发觉要在这里以剧团名誉举行公演并非易

事。于是他们一方面积极联络星华筹赈会，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以组织剧团举行公演，另一方面，努力向英政府表明愿意合作的姿态，甚至演戏以筹款援英。所以在组织新中国剧团前，他们曾经参与了一些演出活动。如1939年3月5日，新加坡侨团欢送南侨回国慰劳团回国的时候，一些成员就曾经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献演《反纳粹》、《贼》、《放下你的鞭子》三个独幕剧。5月17日及18日，在星华筹赈会的安排下，接受了马来亚援英会华人组之邀请，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演出《塞上风云》筹款援英。

可以说，该团在抵新加坡之后的奋斗，可分为两个过程。从王莹等人抵步之后，至3月5日欢送慰劳团的演出，是第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中主要的活动是，准备工作的开展，因为那时抵星的团员，仅有六人。后来经多方的接洽，得各热心侨领的襄助，男女团员，陆续到星。在欢送南侨慰劳团的演出，虽时间急迫人手不够，布景道具也未及齐备，但他们终以最大的努力，演出《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三独幕剧。演员演技的优秀，场面布置的成功，获得各方好评，开始奠定了在马来亚工作的基础。”⁽³⁾

从3月5日至5月17日《塞上风光》的演出，是第二个时期。“在这时期中，他们是极力的多方设法，求上演的实现，期偿贡献国家民族的愿望，虽受环境的所阻，然而他们毫不松懈地继续为他们的愿望而奋斗，直到应援英义捐委员会的邀请，于5月17、18两晚，在

维多利亚戏院公演《塞上风光》。演出的成功，为南洋戏剧界放一异彩，更增加了侨胞对该团的高度信仰。在这期间，因为一些侨胞，未全了解该团的处境与愿望，而致发生误会，但他们都能任劳任怨，以实际工作，答复各方的爱护与鼓励。在筹赈会襄助之下，终于正式成立了新中国剧团，并蒙当地政府批准义演，而实现了他们的愿望。”⁽⁴⁾

王莹等人抵达新加坡，是在1939年9月间，而新中国剧团获准注册以及公开演出，是在1940年6月间。中间相差了将近九个月。这些南来的戏剧工作者，都是积极推动戏剧工作的成员，是什么原因会使他们这么耐心地等候有关当局的批准剧团的注册与上演呢？为什么当他们了解到在新加坡要取得有关当局批准演出剧团不是一件易事，而他们又会在哪里苦苦久等，而没有移到他地演出的打算呢？况且，这时候中国的抗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们是没有理由呆在新加坡好几个月而不回返中国去的。

领导人之一的赵洵就曾经叙述他们在这段苦等时刻的心情说：

“我们来到星洲，好不容易，计算时间，头尾正好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我们是在窒息的空气中过活；一切苦闷、烦恼、焦躁……等字样均不足形容我们内心之复杂情绪。”⁽⁵⁾

我的理解是，这些南来推动戏剧工作的人员，并不是为推动戏剧而南来推动戏剧那么简单的，他们的南来，也不是基于个人理由要唤醒新马人民支持抗战那

么单纯。他们是奉命前来新加坡和马来亚筹赈和宣传抗战救亡。李俊承在《七七献金义演宣言》中曾透露说：

“该团为国内电影戏剧界爱国名艺人所组织，人才优秀，演艺高超，在奉命出国以来，曾迭在港、越及本坡举行多次盛大义演。宣传，筹赈，两收宏效。”⁽⁶⁾

可知该团是奉命带有任务南来演艺的。至于到底是奉谁的命，而南来的目的，除了演剧，宣传抗战救亡，筹募义款等等之外，是否有其他的计划，则不是单就阅读早期的报章有关资料所可以清楚地了解的。

以上是该团成立经过的概况。

(二)

新中国剧团的组织分为主持人、宣传、总务、研究、剧务、电影等小组。各小组的负责人为：

团长：王莹、赵洵。

宣传部长：陆浮、朱奇卓。

总务部长：张惠通。

研究部长兼秘书：陆知微。

剧务部长：赵洵。

电影部长：焦明。

置景：于原。

照明：沈克。

会计：冯水焰。

演员：方青、丁狱、秦小竹、

姜韵笙、柯刚。

这些负责人中，可以知道的是：

冯水焰：生长于江南，与王莹、赵

洵、金子辉最先组织剧团到前线劳军。

费君：电器工友。

张惠通：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职，与武汉合唱团的陈仁炳博士是同事。

焦明：曾任中国制片厂摄影师。

陆浮、朱奇卓：原任申报记者，此次亦受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委派，考察国外侨胞动态，及沟通中南通讯网。

已排好的剧作有：

独幕剧：贼、鬼夜哭、放下你的鞭子、人约黄昏、八百壮士、婴儿劫、大义灭亲、反纳粹、大地劫、一只手、扬子江上、国旗飘飘、罗国富、巧妇人、好老人

三幕剧：寄生草、永定河畔

四幕剧：塞上风光

五幕剧：民族魂、血溅桃花、正义万岁

在为马来亚援英会筹款援英的《塞上风光》的演出中，赵洵担任导演兼扮演丁世雄，王莹饰金花儿，蓝马饰喇嘛，柯刚饰妈妈，方青饰迪鲁瓦，张惠通饰郎桑，贺路饰柳德三，郑明饰丁有财，丁狱饰韩金生。后台工作方面，李溢负责舞台管理，于原负责置景，沈克负责照明，焦萌负责效果，郑明负责服装设计，苏因负责道具，秦小竹负责服装，姜韵笙负责提示。

先行来到新加坡的是王莹、柯刚、姜韵笙、秦小竹等人。1939年9月30日清晨，新中国剧团王莹女士及话剧界工作者柯刚、姜韵笙、秦小竹诸女士乘法轮巴斯基号由越南抵达新加坡，下榻于

南天旅店。为什么到来的先行人员全是女性的呢？也是耐人寻味。也许是英殖民地政府只批准这些女性成员先来新加坡；也许是该团计划的一部分，遣派女性成员先来此地较易受有关当局的批准；实际原因也是不能从文字资料考察得到。

抵达的当天下午，王莹就立即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随后到南洋商报与新国民日报参观。并与经理傅无闷及两报记者在会客室会面。席间王莹曾论及中国抗战期间的话剧活动状况。这也显示王莹等人深切地了解，要在新加坡发展活动，就必须得到南侨总会的支持，以及当地报章的响应。嗣后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能够获得有关当局的批准，以及展开轰轰烈烈的演出活动，即全系于新加坡的救亡团体与报章的大力支持。

在与报章负责人会谈当儿，王莹就极力地讲述中国的戏剧活动。她表示：中国话剧运动，先只是发展于若干城镇。一般观众，也只限于知识阶层而已。抗战发生之后，各地救亡团体，为动员民众，巩固全面抗战之人力与资力，因而推及内地农村，从事抗战教育及救亡宣传之重大任务，藉以配合抗战形势之客观需要。当此之时，各地爱好话剧之男女青年，也就纷纷组队，深入民间将活生生之英勇抗战史实及敌寇之诸般暴行，以通俗之艺术方式，作直接之表现。乡村话剧运动，遂成为戏剧工作者之共同趋向。由此足见，中国之神圣抗战，固有助于话剧之推进，而话剧运动对于抗战时期之民众宣传，更有实

在的收效。言下之意，即强调了戏剧对抗战救亡的实际效能；并为他们日后到马来亚各地巡回宣传，提出有力的根据。

基于此，王莹更举例说明：观乎各地戏剧团体每次在农村群众或战区士兵中公演时，所引起之激励情绪与共鸣反响，即可知话剧之宣传力量，实无异于武器。至于参加类似救亡剧团的工作者，常以来自各省之大中学生为最多，近则各地农民，亦能自行组织剧队。各个剧团至内地工作时，为争取文化水准低落之广大群众起见，莫不与农民共同生活，相处一室，视如兄弟，间或助以运输烹饪，或授以救护防空常识，使彼此之间，存有密切之情感，然后进以演剧之方式，从中阐述抗战之意义，提高政治之警觉。目下各战区，皆有剧团之组织，她所先后领导的剧队，共有四十单位，群众学生、士兵、农民，兼而有之。这数十剧队，现在还活跃于大别山一带。在演出的戏剧方面，以活报或街头戏之演出次数最多。所谓活报，乃以某种社会现实事件，或当日之时事为题材，随时编作，随时演出。此类方式，易于演出，也较适合普通农民之文化水准。不过其中有一个主要条件，即工作者之态度必须诚恳，表现之内容，必须为活生生之现实，乃足以感动观众。换言之，话剧运动欲于广大民众间取得效果，必须告知大众今日之时代所急需者为何物，此为扩大教育之推广原则，也是话剧工作者应有之认识。

为树立戏剧团体之形象，建立人民对剧团的信心。王莹更提出戏剧团体必

须具备的一些信条与原则：

一、有团体，无个人，生死甘苦共之；

二、对内对外一切经济事务完全公开；

三、谢绝与工作无关之一切公私宴会。

另举出团员应遵守之公约：

一、生活严肃

二、工作紧张

三、经济清楚

四、态度纯正

也提出团员所应具备之认识：

一、要有高度热情

二、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

三、工作与生活必须配合一致

四、联合友军作戏剧工作上之大团结⁽⁷⁾

在在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他们的剧团工作的认真，目标的鲜明与生活的严肃。

当时报界对王莹女士等的到来，也热烈地欢迎。他们积极地刊载一些有关介绍这些团员的文章，特别是关于王莹的介绍。如《星洲日报》副刊《妇女界》的王映霞的《我与王莹》，王云英的《我们是否尽了责任？：会见王莹女士的回忆》。郁达夫也在《星洲日报》发表《再见王莹》，介绍这位特出的女性演员。⁽⁸⁾该报记者一鸣也为王莹进行了专访，并撰写《介绍一位时代女儿：王莹小姐》⁽⁹⁾。而玉华则介绍其他几位女演员而写了《秦、柯、姜女士

访问记》⁽¹⁰⁾。

在星华筹赈会代主席李俊承等人的襄助之下，其他成员接着在1939年年底到来新加坡。随后他们成立了“新中国剧团”，并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批准。这是1940年6月6日的事。

(三)

同年6月14日开始，新中国剧团是星洲筹赈会的支助之下，进行一连串的戏剧活动。

6月14日，星华筹赈会于大世界太平洋戏院欢迎新中国剧团，并请该团演出《人约黄昏》，及该团团员郑明演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到场的有高凌百总领事夫妇、李领事夫妇、曾副领事夫妇、卞副领事夫妇、郑副领事夫妇、林随习领事夫妇、高主事夫妇，及各侨团代表共约千余人。首由南侨总会代主席陈延谦致欢迎词。后由剧团代表赵洵致答词。接着郑明表演琵琶演奏，然后开始《人约黄昏》的演出，至九时四十五分散会。

当天，《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版也刊载了郁达夫的《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以响应该剧团的开始出击。

6月15日起一连三晚，该团在大世界太平洋戏院公演。首晚演的剧目为《贼》、《鬼夜哭》、《放下你的鞭子》。在演出之前，首由林师万致词。林氏在讲话中称赞新中国剧团道：

“吾人但观其历史，过去该团为抗战宣传，走过南中国各省战区，奔走呼号，或去前

线慰劳将士，或在后方唤醒民众，而提高国人之抗战情绪，始终站在文化战线上，与敌人以不少打击。凡此种种，确值得吾人钦敬，值得学习为模范者。至其艺术之湛深，极得各地人士之赞许，与吾人之仰慕，则更不待言。……”⁽¹¹⁾

各剧的演员为：

《贼》：贼（丁狱）、父（方青）、母（柯刚）、大少奶奶（王莹）、大少爷（赵洵）、姐（姜韵笙）、妹（秦小竹）。

《鬼夜哭》：警察甲（冯水烙）、朱浦（郑明）、警察乙（李溢）、朱琪（丁狱）。

《放下你的鞭子》：老头（赵洵）、香姐（王莹）、徒弟（方青）、青（丁克）。

当天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推出了《新中国剧团首次筹赈献演特刊》。《星洲日报》的有王莹的《献辞》、中禺的《推荐〈鬼夜哭〉》、越朋的《马华当前剧运的路线》，及卓思的《王莹逃难到C城：C城演出的一幕回忆》；⁽¹²⁾《南洋商报》的特刊的文章有：王莹的《献辞》、卓思的《戏剧运动与筹赈工作》、华实的《〈大义灭亲〉的演出》、柯刚的《两个典型与两个任务：从我的角色谈起》、奇卓的《遥寄关心我们的朋友：新中国剧团通讯之一》。⁽¹³⁾

16日晚，该团第二晚在大世界太平洋戏院演出。到场的有高总领事夫妇、林庆年、李振殿，及其他观众六、七百

人。八时开始。首由林庆年致词，呼吁侨胞以金钱抵抗暴敌，表示侨胞出钱助赈，就等于上前线。当晚献演的剧目为：《人约黄昏》、《婴儿劫》、《大义灭亲》。演员为：

《人约黄昏》：他（赵洵）、她（王莹）

《婴儿劫》：李保长（方青）、保长妻（柯刚）、保长媳（姜韵笙）、刘二爷（郑明）、流氓甲（冯水烙）、流氓乙（陆知微）、兵（金文彬）

《大义灭亲》：匪首（赵洵）、汉奸（方青）、张嘉甫（张惠通）、男青年（丁狱）、女青年（姜韵笙）、（兵）冯水烙
当晚到会的观众达千余人。

17日，《南洋商报》刊载连谋的《欢迎新中国剧团》一文。文中表示：

“（新中国剧团成员）肩负着神圣的救亡工作，踏遍了漫天烽火的大江南北，跋涉了千山万水，备受了英勇的民族战士的爱戴，无数苦难的同胞的欢迎。……戏剧的本身作用，实在是不亚于炸弹的效果。”^{（14）}

又说：

我们应该以超过爱护武汉合唱团的热情来爱护，这是我们的天职，毋容加以非议的。

当晚，新中国剧团作第三晚的演出。首由曾纪辰致词。演出的剧目包括《贼》、《人约黄昏》及《放下你的鞭

子》。所有座位都坐满了观众，人数不下一千人。

19日，《南洋晚报》刊登了明心《看新中国公演后》一文。文中针对这三晚的演出道：

“我看了新中国演出后，……觉得超过我想象中的好。赵、王二君所扮演的角色样样都好到极点……赵君在《贼》剧里饰演的是大少爷，年轻、漂亮、浪漫、轻佻，一切具备刻画出个醉生梦死的青年的典型；然而，他在《放下你的鞭子》中饰老头儿，不仅化装上已变成老态龙钟了，而且在演出上也活绘出一个走江湖者的神气，一点也不含糊。王女士在《贼》中饰少奶奶。傲慢、撒娇，一个十足的甘作工具的享乐者，但在《放下你的鞭子》中饰香姐，又活象一个十四五岁的天真烂漫的姑娘，而唱曲时的表情动作，简直与舞台上的名角毫无异致。至于其他的角色，也演得很称职。”^{（15）}

又说：

“新中国剧团已做到使观众个个起了共鸣的地步。大家似乎已不觉得台上是在演戏，而是亲眼看到活生生的事实，因而视觉、听觉、思想，……全都紧紧地吸引到台上去。在《贼》一剧里，当哪个贼（丁狱饰）向富家诉道他惨痛的遭

遇，一声声，一句句，深深地刺进了观众的心窝。……这时观众似乎都屏住了气息，整个戏院里没有一些声音，甚至邻舍的锣鼓声也似乎完全停止了。只有贼的诉语传到每个角落。”

19日，闽侨各会馆演剧筹赈购药委员会发表宣言，决请新中国剧团献演。新加坡闽侨各会馆联席会议，成立于1937年11月29日。参加会馆计有南安会馆、永定会馆、安溪会馆、福清会馆、同安会馆、诏安会馆、漳州会馆、晋江会馆、惠安公会、金门会馆、福州会馆、东山会馆、禾山会馆、永春会馆、厦门公会、兴安会馆、龙溪会馆、龙岩会馆等。成立以后，积极推动筹赈救亡工作。曾经于1939年1月21日及22日两晚假皇宫戏院，举行游艺筹赈大会。除由国民代表大会马来亚华侨代表林庆年，星华妇女筹赈会副主席黄素云，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林谋盛，中华总商会董事胡少炎等君粉墨登台，为难民请命之外，远如马六甲晨钟励志社京剧组，及新加坡云庐音乐社闽剧，也参加义演。赈款收入，高达叻币三万七千馀元。闽侨各会馆演剧筹赈购药委员会的宣言表示：

“往昔演剧筹赈目的人在赈款之收入，今则本会戏剧演出之人员，为王莹女士等影剧界杰出之人才，除筹款购药之外，更负有宣扬我国抗建伟业，及介绍新兴艺术重大之使命。”

演出日期为6月22日及23日。剧名为《塞上风光》。地点：皇宫戏院。票价分一元、三元、五元、十元四种。这次的演剧筹赈，“是受星华筹赈会代主席李俊承先生的鼓励。4月20日由联会议决接受。4月24日开始筹备一切。5月28日开始出发劝售入场。劝售入场的方法是分特别队及个人。”“售票结果，成绩出人意料之外，在特别队方面，筹得赈款三万二千四百元，社团购买纪念盾共得六千二百七十元，个人劝售约二千元，全计约四万三千元。”

22日的《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特别推出《新中国义演〈塞上风光〉特刊》。《星洲日报》的特辑刊载王莹的《献辞》，朱明的《〈塞上风光〉试演印象记》，李卓思的《〈塞上风光〉评介》，冯常的《柳德三的话》，以及两幅舞台照。⁽¹⁶⁾《南洋商报》的特辑刊登王莹的《献词》，赵洵的《导演琐语》，李卓思的《〈塞上风光〉的剧本批判》，和沈克的《〈塞上风光〉的舞台照明》。⁽¹⁷⁾王莹在两报特辑所发表的《献辞》表示：

“在这次的公演之中，我们极希望能在演出方面，收较前更完善一点的效果。因为我们虽然还不敢自诩为代表着祖国的抗战艺术，但我们却极想能够从这些戏剧中，较为真实地反映出祖国抗战的一角，使那些为着保卫祖国而流血的英勇将士，怎样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忠勇光辉行动，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而形象地表现

于舞台之上，以求唤起我们更大的勇气与决心，来坚持争取祖国的抗战胜利。这是我们第一个热诚的企求。其次，我们也不想借着这次的公演，更扩大筹赈工作的影响。在今天，祖国抗战军事上的胜利，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了，敌我形势的转变。中国新生的力量，正不断地在生长着，我们一定可以歼灭侵犯我们的敌人于我们自己的国土之内。但从目前的局部胜利，进而走到全面反攻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机，却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我们能否安全渡过，这才是最后胜利的决定点。因此，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较更为重大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在今天是具有时机了。在胜败转变的关头，斗争是更激烈而尖锐了。亲爱的侨胞们，我们更要以坚决的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凝结起更大的力量，来驱逐敌人，光复我们的河山！

最后，我们再愿意说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出国宣传，在香港，安南，都曾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始终没有从文化战线上溃败下来。这并不单是我们孤军作战的力量，而是支持着我们作战更有千百万爱国的侨胞，同我们一齐固守着坚固的堡垒。现在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团结得更加紧牢。

惟有团结，才是能够抵御住任何侵略的武器。”

22日的《南洋商报》也刊载有关王莹与赵洵两人的访问记。

是日晚，第一场义演开始。在向孙中山先生遗象行敬礼，读孙中山先生遗嘱，并为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之后，由主席林文庆致词，接着由星华筹赈会主席李俊承与高凌百总领事致词，然后是《塞上风光》的演出。

林氏在他的致词中赞扬各位协助劝售入场券的工作人员积极售票的精神，特别对萧百罄、庄惠泉、胡少炎三人，更给予特别的嘉许。林氏并分析欧洲的战局，呼吁各位侨胞“立定脚跟，实行自力更生，则胜利的关键，永远把握在我们手里”。

李氏在讲话中表示：“到会的人数比上次特别增多，这种热烈的现象，即是充分表现各界侨胞之精神行动已无党派之分，团结一致。”

高总领事在致词中呼吁各界支持“伤兵之友”之运动，嗣后赠送锦旗一面予新中国剧团。由剧团代表陆浮接受。陆氏在接受锦旗后表示：

“敝团奉命出国宣传，虽不敢自诩为代表祖国抗展艺术，但敝团自祖国抗战烽火中来，自当勉尽棉力，介绍祖国抗战真相与新兴艺术于海外同胞，以戏剧作抗战之宣传，以艺术作筹赈之工具，使海外侨胞对祖国抗建伟业有更进一步之认识，作更进一步之援助与争取祖国抗建之早日成功。敝

团在海外期内，当以最大努力，与侨胞共同从事一切爱国工作，以工作答复在艰苦战斗中之祖国，以工作答复爱护敌团之千万同胞。（18）

剑芒在《南洋商报》所刊载的《〈塞上风光〉的演出获得空前的成功》一文中批评新中国剧团于22晚的演出道：

“王莹女士饰蒙古少女金花儿，这是一个不易上演的角色，不特要有天真、粗野的特性，而且更需有豪爽、泼辣的风度。她一方厌恶着她的未婚夫迪鲁瓦，但另一方又热情地追逐着丁世雄。王女士体会了这一角色的个性。在第一幕里，和迪鲁瓦取闹一段，以及追求世雄的情景。她那粗野的神态，似火般底热情，演来维妙维肖，俨若一蒙古少女，演技确已致绝顶。男主角丁世雄，由赵洵先生饰演。他在《贼》和《放下你的鞭子》中，曾经扮演过两个不同典型的人物。演出的成功，获得各方的好评。这次担任丁世雄一角，他那沉毅英雄的姿态，爱国热情的流露，完全表现出了剧中人的身分，如在第一幕和金花对话片段，这是最不易演的一个场面，既不愿接受金花儿的热爱，又无法解释她的误会，但他能把握住剧情，演出深刻入微。这次演技的成功，

不特皮毛地表现了热血青年的性格，且将血肉参进了剧中人的身心里，赵洵先生实是一个成功的演员。

济克扬，一个伪装喇嘛的敌人的间谍主脑，由沈克先生饰演。在第二幕中，一种阴险奸诈的表情，演来很是够力，而在第四幕，显出庐山真面目，那狰狞凶恶的模样，也很相象。不过，在台词方面，有些地方，说得过慢，颇使人觉得觉闷。因为《塞上风光》第一次在维多利亚戏院演出，敌人这角色的，并非沈克先生，但昨晚表演的技巧上，比前次成功。我深望今晚的演出，沈君能收获更大的成就。迪鲁瓦，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性情暴躁憨直的成吉思汗的子孙，由方青先生饰演，动作和表情，很能流露出这些特殊的性格，有着深刻的表现，演来亦见成功。

此外如柳德三（冯常饰），郎桑（张惠通饰），妈妈（柯刚饰），丁有财（郑明饰）诸角，都有良好的演出，各能称职。其中柳德三醉酒一段，这有热血，有力的表现，十分动人。”（19）

文中也批评布景的设置道：

“当第一幕展开之后，场面布置的伟大，首先给观众一

个深刻的印象。那浩大无垠的沙漠，漫天呼呼的风声，羊群的叫声，和嘹亮的歌声，迢远地骆驼的行走，清脆的驼铃声，活画出一幅塞外风光，充分表现着蒙古的情调，打动了观众的心灵，好似处身其地其境，已忘记了是在看戏。第二幕的蒙古包，和第三幕的丁世雄家，那粗大的线条，器具的陈设，都非常配合剧情。第四幕地下机关室，门户，衣橱，电报机，电话机，都没有活动机关，一按电钮，即可自动开关，布置得阴冷庄严，强有力的表现了恐怖气氛。这场面布置的伟大，实在煞费苦心。”

(20)

又批评该剧的照明道：

“这剧尤值得一提的是灯光处理手法的巧妙。如第一幕中，灯光由黄昏暗淡而至星月当空，那一勾明月，数点寒星，以及云层的推动，冉冉西移，布置若真。接着，复由深夜转至黎明，只见东方日出，朝阳初上。金黄色的阳光，照射大地。情景的逼真，与大自然真实景况，绝无二致，真会使你不相信这是在看戏。还有，第二幕里，在奶茶锅下，正烧着马粪，黑烟丝丝上升。他们这些小情节，也处理得非常逼真。这确是难能可贵了。”

6月23日的《南洋商报》也登载了介绍《塞上风光》本事的篇章。

23日晚上的演出，情况更为热烈。据《南洋商报》报道：“七时甫过，余东旋之大道，已车水马龙。及七时板，皇宫戏院宝座皆告无虚席。查该院座位原有一千三百餘位，故大会当局特向外搬来二百餘张，亦均满座。”⁽²¹⁾八时一屆，即行开会。当晚的主席为林文庆、司仪洪永安。如仪之后，由主席林文庆赠锦旗一面，上书“共赴国难”于该剧团，并致词。剧团代表陆浮接受锦旗。然后演出《塞上风光》。是晚门票所得，计一百四十九元。

前福建省政府教育厅长黄琬先生，观看演出后，心有所感，特赋诗二首。诗云：

“神州放眼快烽烟，塞上风光亦惘然。莫解流亡千种苦，肯抛儿女一时怜。荒寒大漠生情草，板荡中原有恨天。难得金花临死悟，翰笙曲本足流传。”

翔漠边气入传奇，微言大义发人思。扇凉岂为因人热，拭目都缘触景悲。仅有豪襄义举，已多伤难拜仁施。河山得到收回日，记取黄龙痛饮时。”

25日《南洋商报》载：七七抗战救亡三周年纪念日转眼即届。星华筹赈大会为纪念抗战救亡伟业及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已央请新中国剧团于7月7日至9日一连三晚假快乐世界举行大规模义演

演多幕剧《永定河畔》，同时在现场举行献金。

《永定河畔》演出的票价分二元、五角、二角三种。并委托下列机构代为推销：

生活书局、新的书局、开明书局、新生书局、小坡美美图书公司、黑猫图书公司、大众书局、上海书局、大坡谦益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太丰饼干公司、小坡谦益公司、郭福成、新益美、时代书局，等等。

7月3日，《永定河畔》排演情况：由于过去的三天，只排演了第一幕，第二、三、四幕还未着手排练，因此除了象往常在下午排戏之外，上午也排练了。上午排的是第一幕伤兵医院的悲痛壮烈场面，剧团团员房间的床铺都搬出来做道具，楼上顿成医院的模样。下午，再从第一幕重新排起。

7月4日，《永定河畔》排演情况：上午排第二幕，下午才排第三幕。第三幕演在永定河畔守卫大石桥的弟兄们焦急地等待反攻的消息，气氛由沉闷到焦急，需要很多时间的培养才演得象样。

7月5日，《永定河畔》排演情况：开始化装排演。

7月5日与6日，《星洲日报》本坡新闻版分别刊载朱明两篇关于《永定河畔》排练的文字，题为《〈永定河畔〉排演第一课》和《〈永定河畔〉排演第二课》。

7月6日，《星洲日报》推出《星华筹赈会主办新中国剧团义演〈永定河畔〉特刊》。其中刊载的文章有：李俊承的《七七献金义演宣传》，卓思的

《新中的公演与马华百运》，于原的《〈永定河畔〉的装置问题》，庄愚的七七纪念诗《芦沟桥的故事：纪念七七三周年》，于原的讽刺诗《三年》。李氏在《七七献金宣传》表示：

“神圣伟大之七七民族抗战建国纪念，转瞬又三周年矣。此三年中由于我最高领袖之坚决领导，我全国军民之英勇苦斗，中华民族不但已获得巨大之胜利，而新生之力量，亦正日在猛飞突进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后胜利，义无犹豫。然念及我祖国中战区之日形扩大，长征之日形剧烈，殉国先烈悲壮牺牲，前方战士英勇劳苦，无数民众颠沛流离，受难同胞悲愤痛切，则愈觉我每一中华民族子孙任务之艰辛与重大。呜呼！炮火所及，庐舍为墟；烽烟到处，哀鸿遍野；遥望云天，悲痛曷极！故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实为我海外侨胞支持祖国抗战之具体表现，亦为我海外侨胞当前最伟大最迫要的任务。为国输财，救伤难，我安居乐土之海外侨胞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也。本会为纪念七七抗战建国三周年及扩大筹赈祖国伤兵难民起见，特敦请南侨总会此次主办之新中国剧团，于7月7日、8日、9日一连三晚在快乐世界游艺场举行大规模献金义演多幕民族历史大名剧《永定河畔》。该团为国内电影戏剧

界爱国名艺人所组织，人才优秀，演艺高超，在奉命出国以来，曾选在港、越及本坡举行多次盛大义演。宣传，筹赈，两收宏效。海外侨胞，一致赞誉为新中国新兴艺术之代表。兹复本其爱国热忱，举行大规模献金义演。以演出之意义，则为纪念我国之空前伟大民族纪念日；以演出之艺术而言，则为我国新兴艺术代表之空前优秀之演出；以演出之剧本言，则为我国最富有民族意义之历史光荣剧作；以演出之形式言，则为打破全国剧坛记录之最新型方式。”

《南洋商报》副刊《戏剧知识》第8期也在同日提出“新中国剧团七义演《永定河畔》特辑，刊有赵洵的《〈永定河畔〉导演感言》，卓思的《〈永定河畔〉上演时声音问题的商讨》，庄愚的《〈永定河畔〉排练撮拾：场记琐笔之一》。

7月7日，《星洲日报》特写稿《推荐一个有血肉的戏：〈永定河畔〉的演出》指出：

“（《永定河畔》）是一个群众戏，群众戏需要伟大的场面。如果在普通的舞台上，因为要受到空间的限制，那伟大的场面势将无从发挥。快乐体育场好象是特地为这个戏而设的。那扩大的场地，使新中国剧团得充分利用它来完成整个戏的伟大效果。

在圆圆的广场的一边，立体的布景：芦沟桥头已搭好了，只差桥上的石狮子还没有装上去。一种新的伟大的象征，先从我的视觉透入我脑海里。装配灯光的技术人员，在忙着工作。百多两百个男女演员，这边一堆，那边一队。有的化了妆，有的穿着平常的衣服。因为导演先生的命令还没有下，他（她）们有的在练习歌唱，有的在静静的学动作，有的喃喃自语地念台词。一种紧张兴奋的情绪，充满在每个工作者的面部。”（22）

文章并叙述赵洵在受访时说：

“这个戏虽然在国内曾由洪深先生排演过，但他们是在普通舞台上演出，象我们这样利用这种广场，和装置新的立体布置，似乎还没有过。演员方面，我们原想有三百人来支配，现在虽然只有二百左右，也总算过得去了。”

这戏剧在舞台装置上确是有它凸出之处，并曾引起一些剧评者的纷纷讨论与赞扬。剑芒在《新中国剧团伟大成就：

〈永定河畔〉的义演》文中曾加指出：

“全剧只有一景，但是全长六十多尺的‘芦沟桥’，容纳了一百数十个演员，在桥上搬演，桥墩建筑的坚固，可以开上三吨重量的大罗厘车。这伟大的立体装置，不特在南洋

还是空前，就是在国内也属创见。这演出，确给中国剧坛史上写上了光荣的一页。”⁽²³⁾

《永定河畔》的台本有好几个，赵洵所取用的剧本是田汉的台本。在《〈永定河畔〉导演感言》一文中，赵洵说：

“我们此次上演的戏，是撰用田汉先生的台本。我曾遍读所有关于永定河畔的剧作，总觉得不如田先生所作感人之深；它那种炽烈分感情，澎湃的气魄，把握着我整个的灵魂。我翻复阅读四遍，仿佛完全体味到剧作者伟大的人格和情热。我觉得这剧作不应以剧本的评价来评价它；而应以诗的评价来评价它。这是一首诗，一首伟大的史诗！我决定要号召一百余位青年斗士将这首史诗朗诵给全星洲五十万远离祖国的侨胞听。”⁽²⁴⁾

但在演出的处理时，对原作有一些的增删。赵洵说：

“由于处理此剧手法之决定，我曾大胆而又谨慎地将原作加以删改和增添，但我敢发誓说，我曾尽全力保持了原作的精神和价值。在一个环形的四面都是观众的剧场中（全场可容一万一千人）。在某一端，建立一座相当伟大的桥头（桥长六十尺，宽廿四尺，高十六尺，石级一十四层——但只是全桥的二十分之一），演

员们就在桥上桥块表演。我将第一二两幕合并，删去剧中罗曼斯的成分（后二幕也是这样），加强群众兴奋和坚决的情绪。剧中新闻记者的出场，我标明了一位是国内名记者范长江先生（请恕我未曾先征得范先生同意），其他两位则是马来亚四大报纸的华侨记者，一位说福建话，一位说广东话，原因是想强调海外华侨关心祖国抗战的殷切。第二幕

（即原作第三幕）删去了苦力区长大学生刘琪等穿插，加入一二福建和广东的伤兵（原因也是想鼓励侨胞观众的情绪），同时又参学生慰劳团慰劳伤兵鼓励伤兵再上前线的场面。伤兵医院即设在剧场中央空地上，与观众咫尺之隔。第三幕（原作第四幕）是最后的一幕，增删较少，只存剧终前吉星文团长命令退出大石桥，吹号降旗化，增加了大批老幼民众向南疏散场面。而正在疏散时，忽闻敌方枪炮声，于是，全体（士兵与民众）复在团长命令下回到桥上，重新升旗，重整防御工事；片刻筑成一座血肉长城，大刀机关枪手溜弹同时向桥的对岸飞将过去；在四周观众的座位上复有百余民众（演员）冲出来涌上桥去，结束全剧。”

赵洵将《永定河畔》四幕，删为三幕，剧评界的反应甚佳。剑芒在《新中国剧

团伟大成就：〈永定河畔〉的义演》表示：

“我们知道，剧作者田汉，他是一位富于情感的艺人，因此他的作品，有时就难免寄托情感，而欠缺理智的控制。这次赵洵先生为要使剧情的适应大时代，把原剧经过了一番整理，该成三幕，使全剧气氛，更产生了强有力的表现，如原剧中，马成龙李得胜二兵士，为正恋黑姑娘，而致正风吃醋，打得头破血流，以及大学生刘琪，因为忧新国难，服毒自杀，这二场面，都是偏重于情感的写述，本无必要，赵洵先生却能注意及此，全部删去，加强了抗战宣传的高潮，获得更伟大的成就，这确是值得赞佩的。”⁽²⁵⁾

又说：

“此外我们还在戏剧演到一半时。插入献金一场活剧——当第二幕士兵医院结束时，全场灯光暗而复明，突自梁上吊下一个献金箱来，箱可五尺见方八尺高，而以玻璃制成，中有明灯一盏，其时当有大批侨领观众把他们身上所有金钱手饰献到箱中去。”

赵氏解释他们之所以会设置这玻璃箱的原因道：

“我们相信在七七三周年的祖国各地，也都有献金运

动，侨胞此举，就是赤诚拥护抗战支持抗战的具体表现！侨胞们必须明了：值此欧战骤变，远东形势突趋紧急的时候，若不踊跃捐输以期抗战早日胜利，更待何时何日？我们从这次献金的成绩多寡中，可以看出下列两点：

一、我们的戏究竟演得怎样，收到些什么效果？

二、星洲侨胞们对祖国抗战之拥护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

我们——一百余位参加演出的我们——将在这里跪祷：那玻璃制成的献金空箱，当于一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实实足足的大银箱；箱中所盛着的不仅是金钱和手饰，而且是数十万侨胞崇高无比的热情！”

7月7日，《南洋商报》推出《新中国剧团七七三周年纪念特刊》，其中刊登了三篇文章：赵洵的《纪念七七的伟大意义》，华实的《奋斗三年》及王莹的《七七三周年感言》。同日，该报也刊载了朱明特写稿《〈永定河畔〉排演第三课》，和《永定河畔》在当天晚上献演的程序，和剧中各幕的内容。

7月8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分别报道了新中国剧团《永定河畔》第一晚演出的情况。当晚观众踊跃。“七点左右，开会的时间还没有到，其中已把偌大的快乐体育场，挤得满满。到了开会的时候，场内连立足地都没有了，但观众还是源源而来。当事

人为维持秩序起见，迫得飧后来的人以闭门羹，结果，有千多观众，不得其门而入。这种空前盛况，一方面表现了新加坡华侨过心的热烈，一方面也表现了新中国剧团号召力的强大。”在当晚的演出盛会中，到场的有中国总领事高凌百夫妇，陈延谦、李俊承等及其他观众，将近万人。会场布置庄严，木柱贴有多种标语，如“抗战必胜，经过必成”；“出钱出力，持久不懈”；“献金救国不可后人”；“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前方抗战后方捐输”；“居安思危，爱国不落人后”；“展开国民外交，争取友邦援助”；“巩固力量，华侨出钱”；“将士流血，救济伤难”；“扩大宣传，加紧筹赈”；“反汪肃奸，坚决抗战”，等等。此外尚有漫画多幅。开会时，先由高总领事致词。高凌百总领事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论据》为题就政治与军事的层面分析抗战必胜的道理说：

“抗战期中，政治与军事之配合，处处已表出前进蓬勃的事实。同时汉奸傀儡如汪精卫之流，虽说如何沐猴而冠，究已充分表现无能号召和无法成功。敌奸对我之政治攻势，决不堪我抗建力量之反击。凡此一幕一幕已将事实告诉大家，不必我再来申说证明。”

(26)

又说：

“敌寇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由初期速战速决的梦想，终于叫出了准备百年战争的口

号，以对应我之长期抗战，此无异敌寇自承我国愈战愈强。敌国不惟不能速战速决，而且企图在军事上造成适可而止的局面，亦属万不可能。其后自从板垣征四郎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资格来到中国，应付我国之第二期抗战。此期中，敌军行动大体可看出三个线索：

一、力图切断我方剩余的交通线，占领我国沿海口岸，如潮汕南宁诸役是，

二、进行试探性质的大规模进攻，如晋西，鄂北，湘北，粤北，襄樊，襄西诸役是；

三、加紧对各地我游击队的扫荡，如冀中，苏北诸役是。

板垣这个以战养战的锦囊妙计，满以为一面可以着手整理沦陷区，努力巩固占领地，一面加强封锁我国抗战中心势力，各个扑灭我之野战军，实现敌寇在中国血战三年的军事上的收获，徒然造成下述的结果：

一、速战速决及一战而屈服中国的企图，完全失败，变成了久战不决；

二、顿兵百万于中国，进退两难，坐耗国力，连一点小

便宜都不容易得到；

三、包围中国主力的战术，屡告惨败，结果反被中国分别包围聚歼；

四、初欲追求中国主力军作一决战，结果，把战线拉得太长，随时有被我军各个击破之危险；

五、失去了中心的战略，前进目标，欲前进而无所适从，到处摸索，陷了兵家之大忌；

六、敌后游击队声势日益坐大，致陷于首尾不能兼顾的困境，前后夹攻，惟有瓦解；

七、为了欧战之急转直下，远东宜若可以浑水摸鱼，实则敌军为中国所束住，不能放手染指于欧战，只好提出‘不介入欧战’的政策，原欲一举‘解决中国事变’，而远东的国际牵制力，又不容许敌赌最后的国力来应付中国；

八、眼看中国绝对的战斗力日益强大，无法加以抵制，进取与扫荡都属徒劳。”

接着是由南侨总会代主席陈延谦宣读向林蒋致敬电文，慰劳前方将士快邮代电，然后发表演说。演说内容在赞扬英勇将士之抗战热情与牺牲，呼吁本地劳工不得作无谓的罢工，以及新中国剧团

之戏剧成就。接着是星华筹赈会代主席李俊承之赈务报告。纪念的仪式完毕，演剧开始。“群众的心情，更加兴奋起来，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那三角形的台前绒幕上去。两声锣响，绒幕揭开。我国抗战发源地——伟大的芦沟桥，摆在成万观众的眼前。”“两排桥栏，左右分立狮子数十头，由台前望去，层层石阶，现于眼前。”“那凸出广场中央的立体布景，远无望去，使观众感觉好象真的到了芦沟桥头，那穿着制服，荷抢实弹的廿九路军士兵，那衣服朴素的男女大学生，和北方民众，配合那逼真的布景，更使人忘却是在看戏，加上这一幕剧情的紧张，演员和观众的情绪已打成一片，好象三年前血淋淋的历史在重演着，无疑的，新中国已达到预期的成功，替中国戏剧演出史，写上最光荣的一页。”

当第一幕结束后，献金开始。观众纷纷踏上献金台。所得在七千元以上。其中包括李俊承一千元，杨溢麟一千元，许生理一千元，爪亚商务局五百元，杨惺华三百元，郭新三百元，高敦厚二百元，新中国剧团一百廿二元，高总领事夫人一百元，曾纪辰一百元，郑古悦一百元，王莹金戒一枚，王声世一百元及陈文一百元原捐赠王莹，王莹加以献出等等。

7月8日晚，新中国剧团《永定河畔》第二晚演出。观众依然拥挤。流动女队员，分二十七队，各携带赈箱，吁请献金。时间即届，先由曾孟邻代杨溢致词，呼吁侨胞踊跃捐输，方能对得起抗战的将士。词毕，演出开始。第一幕

结束，进行献金。共得一千七百七十二元。

三晚的演出之后，他们还在7月10日在林厝港的一个椰林里举行联欢会，并检讨那几晚的演出。其中数位演员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关于演出的检讨，于原君的意见很精辟。他同意修改原剧本，认为第三晚的戏演得最好。舞台形式的设计，使观众可以从三面看戏，这在国内都是创见。第一幕主动鼓掌，第二幕慰劳团从观众中间出来，第三幕情绪由沉闷中振奋起来，这些……都处理得很好。最末，群众跳上桥去。戏虽然结束，故事本身却是开始。抗战的开始，一直到现在三年还在继续抗战。

唱《秦琼卖马》还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好，村姑唱《芦沟》问答不大适合身分，动作亦太过火些。义勇军进行曲太快，观众跟不上一起唱，慰劳团的归路不大适合，号兵应该站在高处才好。

司徒君还补充石级下面演戏应该垫高一层，后面观众才看得见。”⁽²⁷⁾

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的第四次义演，定由7月19日开始，一连三天在新世界日光园举行。票价分五角、一元、二元三种。演出的剧目为：

19日：《贼》、《大义灭亲》、《放下

你的鞭子》。

20日：《人约黄昏》、《鬼夜哭》、《大义灭亲》。

21日：《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

7月19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分别刊出《星华筹赈会主办新中国剧团第四次筹赈义演特刊》。《星洲日报》副刊《晨星》所刊登的有三篇文章：述中的《新中国剧团的巨大贡献》，苏宗的《柯刚在〈婴儿劫〉里》，《郑重推荐六个精彩独幕短剧》；《南洋商报》所刊登的篇章有：刘牡丹的《新中国剧团临别义演献辞》、玉人的《关于〈放下你的鞭子〉》，集体写作的《无名英雄语录》。

19日晚上，是第四次义演的第一天。观众不下千人，欧西人到来观赏的也不少。先由林庆年报告举办此次义演的意义，以及中国抗战的现况。高凌百总领事也到场观赏，并在第一剧《贼》演出之后，上台致词。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之后，该团吁请观众献金。共得叻币二百一十一元。

20日晚上，较首晚更为拥挤。仪式是先由林子明致词，言词也是环绕在赞扬新中国剧团的功绩和呼吁人们致力于抗战的主题上。不过林子明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努力救济潮梅各地的被灾难民。林氏讲话完毕后。各剧开演。

21日晚上，是该剧团第四次义演的最后一晚的演出。观众较前两晚更为拥挤。现由梁元浩致词。《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感动观众，纷纷献金，计

得四百四十九元八角及港币十元，金戒子三个，手表一个。

(四)

新加坡各社团与社会人士对新中国剧团能以演剧来支持筹赈是极表欢迎的。他们盛赞该团成员过去在中国各战区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抵抗日军侵略的表现。如1940年6月14日南侨总会在欢迎该团的仪式上，代主席陈延谦在致欢迎词时就如是说：

“新中国剧团为国内电影戏剧界名艺人王莹女士、赵洵先生等所组织，王女士等过去在国内努力新兴戏剧运动，蜚声艺坛，素著成效。抗战后长征各地战区，致力戏剧宣传。经历苏、皖、鄂、豫、赣、桂、粤八省，义务公演救亡戏剧七百余次，动员民众，慰劳军民，刻苦奋斗，以求实效。因其工作之努力，艺术之高超，深得国内军政当局及各地同胞热烈爱护与赞许。去年初，为扩大海外抗战宣传，协助侨胞救国工作，特出国长征，曾在香港及越南两地举行多次大规模筹赈公演，宣扬新兴艺术，救济祖国难民，成绩卓著，厥功至伟，备受各地侨胞热烈欢迎。”⁽²⁸⁾

又云：

“抵星以来，南侨筹赈总会以其艺术湛深，牺牲人国。

爱特欢迎与之合作，主持一切演出事宜，但因环境关系，多月未能展开工作。最近幸得当地政府允许，正式组织新中国剧团，并特准在海峡殖民地星檳甲等处公开筹赈，殊深感慰。”

他们也希望新中国剧团在号召人民积极捐输救国之外，也能表现其新兴与卓越的戏剧演出：

“祖国抗战，于今三载，必胜之基，早已建立。然欲最后胜利之早日来临，必须全国同胞加强对抗战建国之认识，巩固必胜必成之信念，继续作更进一步之努力。海外侨胞爱国热诚，素称忠烈，节衣节食，为国捐输，出钱出力，未尝稍懈。当此新中国剧团以戏剧作抗战宣传，以艺术作筹赈工具之际，凡我侨胞，为领略新中国新兴艺术，明了抗战建国真相，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更应继续过去爱国精神，奋起捐输，踊跃购票，以最大努力来协助完成该团出国宣传与筹赈任务。国族幸甚，伤难幸甚。”⁽²⁹⁾

而报章编辑、记者也极尽所能，或替新中国剧团的演出出版特辑，或积极访问剧团中的导演、演员，以广宣传，或在演出之后，撰写评论，以激起新马人民对演出的注意，与对有关演出提出批评。而侨领的支持，或出席主持仪式，或慷慨献捐；观众的热烈反应，或

大量购买门票，或积极捐输；都给予新中国剧团极大的支持。

可以说，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的活动表现，是成功的，这也奠定了他们到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的信心。

（本文的写作得力于张海青同学的协助不小。张海青同学在学校假期期间，协助作者搜集资料，影印资料，实应致以万分谢意。）

附注

- (1) 一鸣《介绍一位时代女儿：王莹小姐》《南洋商报》。
- (2) 赵洵《〈永定河畔〉导演感言》。《戏剧知识》第八期。《南洋商报》。1940年7月6日。
- (3) 见《王莹女士及赵洵访问记》。本埠新闻二。《南洋商报》头条新闻。1940年6月22日。
- (4) 同上注。
- (5) 赵洵《导演琐语》。《新中国剧团义演〈塞上风光〉特辑》。《南洋商报》。1940年6月22日。
- (6) 李俊承《七七献金义演宣言》。《星华筹赈会主办新中国剧团七七义演〈永定河畔〉特辑》。《星洲日报》。1940年7月6日。
- (7) 见《南洋商报》。1939年10月1日。
- (8) 郁达夫《再见王莹》。《星洲日报》。1939年10月2日。
- (9) 同注（1）。
- (10) 见《妇女界》。《星洲是报》。1939年10月4日。
- (11) 见1940年6月16日《南洋商报》。
- (12) 见1940年6月15日《星洲日报》，第23页。
- (13) 见1940年6月15日《南洋商报》。
- (14) 见1940年6月17日《南洋商报》。
- (15) 见1940年6月19日《南洋商报》。
- (16) 见1940年6月22日《星洲日报》。
- (17) 见1940年6月22日《南洋商报》，第22版。
- (18) 见1940年6月23日《星洲日报星期刊》。
- (19) 见1940年6月23日《南洋商报星期刊》。
- (20) 同上注。
- (21) 见1940年6月24日《南洋商报》。
- (22) 见1940年7月7日《星洲日报》。
- (23) 见1940年7月9日《南洋商报》。
- (24) 同注（2）。
- (25) 同注（23）。
- (26) 见1940年7月8日《星洲日报》第9页。
- (27) 见1940年7月13日及14日《南洋商报》。
- (28) 见1940年6月15日《星洲日报》第9页。
- (29) 同上注。